

駁

案

彙

編

縣范姓事王驪馬兩頭匹交馬一虎賣錢分用
六年九月馬二剛與馬一虎行竊晉州東立庄
外牧放驪馬三頭匹十月間馬一虎起意同竊
九行竊威縣不知姓名事主衣服等物十一月
間馬一虎獨自行竊順德府城南無人看守牧
放馬一匹八年正月二十六日馬一虎起意邀
同馬二剛王書香賈猫等行竊潯陽縣翟城村
不識姓名事主家驪馬驢五頭匹交馬一虎賣
錢分用馬一虎並未同行二月初三日馬一虎

聽從賈猫行竊稟強縣蕭張村張汝琪驃馬八
頭匹交馬一虎轉給牲口經紀蘇洛平等賣錢
分用二月初七八馬二剛起意糾竊衡水縣不
知識姓名事主家驢兩頭交馬一虎賣錢分用
閏二月初六日馬一虎起意與張三九楊三糾
行竊深州事主趙金鑑家驃馬八頭匹交馬一
虎轉交蘇洛平賣與馮成等得錢分用趙金鑑
報州差捕姚洛玉卽姚玉升張成功踴緝趙金
鑑之子趙隆云按牲口蹄跡迺至馬一虎家探

視馬一虎院內並無驃馬當卽回家向原差姚
玉升等告往搜查姚玉升等另有差使當撥散
役孫得功同往馬一虎先已外出趙隆云搜無
驃馬令孫得功將馬一虎之妻帶至深州眼究
贓賊孫得功因係隔屬又係婦女且無贓據不
允鎖帶而回嗣趙隆云邀同趙洛濟前至謝洛
重家許其我贓酬謝謝洛重令趙隆云等回家
候信十五日謝洛重不能回贖向其回覆而趙
隆云務令我尋謝洛重圖詐捏稱索錢二三百

千趙隆云以索錢過多並稱卽將馬一虎指告
無慮原贓不獲謝洛重復捏以馬一虎窩賊多
人卽控告亦難拿獲之言向嚇而散馬一虎旋
卽攜妻潛逃差役孫得功回告姚玉升等稟明
深州移開冀州親詣密挈馬一虎僅住土房二
間屋門關鎖實已逃跑飭差四外躡緝嗣據棗
強縣呈獲馬二剛僅認聽從賈猶行竊張汝琪
騾馬贓逾百兩一案將前次行竊各案並與同
夥蘇年子交紛匿不供吐因挾楊三糾借錢之

嫌誣扳照竊該縣將馬二剛問擬杖徒以首犯
買貓未獲聲請照例監候待質咨准部覆又據
深州緝獲賊犯張三九供認夥同楊三斜行竊
趙金鑑家騾馬交馬一虎轉交蘇洛平賣與馮
成等得錢分用該州因馬一虎等弋獲無期先
將張三九問擬杖刺蘇洛平馮成分別杖管聲
明馬一虎等緝獲另結各在案嗣趙隆云以馬
二剛蘇年子等夥竊並差役姚洛玉等獲賊私
放等詞先後在臬司並臣衙門呈控批飭嚴緝

究辦旋據深州東疆縣訊明馬二剛等並非正賊提捕嚴北勒緝究辦而趙隆云以贓賊仍未弋獲謝洛重又有索錢二三百十馬一虎窩賊多人之言並孫得功不允將馬一虎之妻石氏鎖挈遂捏馬一虎窩賊百餘人自稱富飛賊並差役姚洛王等獲賊縱放等詞赴提督衙門其控奏交刑部訊供欽奉

諭旨飭令嚴緝究辦而馬一虎逃後在威縣地方撞遇耿光斗宋捷王晝香逃及同鄉素識之王大

惠現在河南大康縣居住一同投奔二十九日
馬一虎起意行竊不識姓名事主染舖布疋四
月初一日馬一虎聽從王大惠等行竊西華縣
范家庄事主范姓酒舖騾兩頭六月二十八日
馬一虎聽從王大惠等行竊西華縣城西不知
姓名事主門首騾馬三頭匹令李二小宋捷拉
赴王隆集售賣適直省委員至彼看破情形知
會太康縣差役將李二小宋捷拿獲究出馬一
虎下落一併獲解來直提犯研鞫供認前情不

諱將馬一虎等擬以遣流徒杖等因具奏經臣部以馬一虎糾夥肆竊以間七年其夥賊謀竊之時俱在伊家會齊行竊後又交伊分贓勒贖謂非巨窩殊難憑信况馬一虎供出夥黨已有二十餘人恐不止于此數其行竊亦不止十一案若非素有大夥糾約同往又何必將藏匿處所寄信回籍自取敗露而逃至河南又不稍爲斂迹復與王大惠肆竊多次同夥王書香等遠近相隨並將贓物公然售賣勒贖自應科以巨

窩賊匪統計各主之贓定擬州役姚洛玉等並不親身往捕亦難保無庇護通同情事指駁其奏欽奉

上諭刑部奏核擬顏檢奏緝獲積匪馬一虎審明定擬一摺所駁甚是此案先據深州民人趙隆云赴京控告特經降旨交顏檢派委大員前往查緝今據拿獲馬一虎訊明止係積匪猾賊將該犯照例擬遣但其糾結夥黨多人已閱七年之久犯案疊疊脫逃後仍不悛改胆敢將贓物赴集售賣並有

勒令事主取贖之事種種肆行無忌竟係巨盜夥
一劫情形豈尋常積匪猾賊可比此並非該部有心
苛刻吹毛求疵外省惡習往往存化大爲小之見
遇有地方盜劫案件輒以被竊申報而該管上司
並不細心鞫勘率皆袒護屬員照詳擬結以致兇
徒倖逃法網甚或養癰成患爲害閭閻于吏治民
生殊有關係所有馬一虎一案着發交顏檢另派
公正明幹大員詳細研審務得實情速行從重定
擬具奏設再有迴護希圖含混結案不但將承審

之員予以懲處卽該督亦不能辭咎矣刑部摺併發欽此等因咨行去後茲據該督奏稱欽奉

諭旨仰見我

皇上整飭吏治綏靖民生之至意臣因馬一虎行竊

十一案不盡係該犯造意亦不盡係該犯窩留

照前積匪擬遣實屬拘泥成例辦理查馬一虎

犯案疊疊如有糾約大夥劫掠重案不但貽害

地方且恐釀成巨愆自應嚴行究審

臣奉

旨後卽飭委臬司傅修督同保定府楊志信將馬一

虎等嚴加確究正在研審間據冀州知州孔傳
金具稟續獲案內逸犯賈猫解省審辦臣復飭
該司等歸案嚴究茲據該司等審明改擬招解
臣仍親提案犯遂加審鞫據馬一虎供認嘉慶
三年七月間行竊趙姓皮貨一案係趙彥卜起
意馬一虎聽從糾邀蘇年子等人夥同竊勒贖
三年十一月間行竊趙州不識姓名事主騾馬
一案係馬一虎起意四年不記月日馬二剛等
行竊范姓騾馬一案係馬一虎消贓六年九月

間行竊晉州漫地牧放騾馬一案係馬一虎與
馬二剛商謀同竊是年十月間行竊成縣不識
姓名事主衣物一案係馬一虎起意十一月間
行竊順德府城南漫地馬匹一案係馬一虎獨
自拉竊八年正月二十六日行竊棗強縣翟成
村不識姓名事主騾馬驢頭一案係馬一虎起
意賈猫等爲從馬一虎代爲消贓二月初三日
行竊棗強縣省張村住客張汝淇騾馬一案係
賈猫起意將贓物交馬一虎轉交經紀蘇洛平

售賣二月初七八不記日期行竊衡水縣南談
村不知姓名事主騾馬一案馬二剛起意行竊
馬一虎知情消贓閏二月初六日行竊深州事
主趙金鑑家騾馬一案係馬一虎起意並未同
行後將贓物交馬一虎轉交蘇洛平賣與馮成
等得錢分用嗣經事主趙金鑑赴州具報差役
姚玉升卽姚洛玉張成功踴緝趙金鑑之子趙
隆云按牲日蹄跡至馬一虎家未見原贓同
家告和姚玉升等另撥散役孫得功同往撫查

並無驪馬維時馬一虎先已外出趙隆云欲一
馬一虎之妻石氏帶州跟究該差孫得功因隔
屬無贓不允銷帶而回趙隆云撞遇謝洛重一
知情由謝洛重希圖說合贖姓分肥卽向馬一
虎查問馬一虎告知驪馬業已宰賣趙隆云務
令謝洛重我尋並欲控告謝洛重意圖易詐錢
文卽以馬一虎窩賊多人向其嚇唬而散馬一
虎旋卽攜二潛逃行至東鹿縣因攜帶妻女行
走不便又分路逃逸八年冬間馬一虎撞遇張

洛王詢知緝拿甚緊不敢回家九年二月間馬
一虎在威縣地方撞遇王書香等述及同鄉素
識之王大惠現在河南太康縣居住商議前往
投奔二十九日行至成安縣不知地方村庄行
竊柴舖布疋一案係馬一虎起意三月間同至
王大惠家窩留四月初一日行竊西華縣范姓
驢頭一案馬一虎係屬爲從同行六月二十八
日行竊西華縣不識姓名二主驢馬一案馬一
虎亦係聽從同行交李二小等拉至太康縣王

隆集售賣卽被一獲等語請以若非素有方一
糾約同行何必寄信同籍自取敗露王書香等
又何以遠近相隨據供逃往河南之後不知妻
子下落是以寄信回家探聽消息致被跟踪緝
一該犯脫逃一年並無同夥相隨卽王書香等
亦在威縣不期而遇述及王大惠現住河南同
往投奔並非有心遠近相隨等語查馬一虎在
籍在逃登竊十一案又代銷贓物二次且公然
勒贖其夥黨斷不止二十餘人行竊亦不止十

一案必有糾約大夥行劫重案二王趙隆云既訪知馬一虎行竊騾馬告知差捕姚洛玉等並不卽行追捕以致脫逃亦必有庇護通信情二隨卽嚴加夾訊堅供如有大夥重案現有一主趙隆云已經告發應有別案事主控告亦應有別案贓物起獲今蒙如此刑訊不敢再有狡賴並稱伊住冀州姚洛玉等係深州隔屬捕役豈肯通信再三嚴詰矢口不移復提謝洛重蘇年子馬二剛耿光斗宋捷李二小張三九等隔別

究詰據供各案均與前審相符并僉稱伊等均
與馬一虎先後行竊尚有逸犯楊三斜等已經
供出此外委無大夥并劫掠重案復提續獲之
賈猶再三推鞫所供行竊月日贓數均與原案
脗合及根究馬一虎如何巨盜夥劫巨竈消贓
據供與馬一虎往來商竊因其家中屋小又有
妻女不能居住並未聞馬一虎另有大夥劫掠
之事詰訊州役姚洛玉張成功據稱馬一虎居
住冀州係隔屬地方實無受賄通信情事惟事

至趙隆云告知緝捕並不親身即時追捕僅撥散役孫得功往查以致馬一虎脫逃經年罪無可辭卽質之原控之事主趙隆云亦不能指出馬一虎別有大夥劫掠重案并姚洛玉等庇護通信確據以無遁飾查馬一虎結夥多人行竊七年之久逃後仍不悔改又復肆竊誠如

聖諭非尋常積匪可比該犯行竊十一案售賣贓物又代馬二剛等消贓二次實與窩主無異統計各主之贓已經逾貫自應從重定擬將馬一虎

改擬絞候姚洛玉等改擬滿流謝洛重等仍照
原擬分別流徒杖責等因具

奏前來 查例載違意分贓之窩主統計各主之
贓數至二百二十兩以上者擬絞監候又律載
應捕人承差追捕罪人而推故不行若知罪人
所在而不卽捕者減罪人一等又例載贖贓分
肥但得贓者照強盜窩主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又竊案數少而情節有類于積猾者卽照積匪
猾賊例量減一等擬以滿徒又竊盜贓一百兩

杖一百流二千里爲從減一等各等語此案先
經臣部以馬一虎糾夥肆竊已閱七年敢將所
竊騾馬公然拉交經紀售賣更有勒令事主取
贖之事實與尋常積匪不同不得略其窩賊分
贓重情致茲輕縱奏奉

諭旨發交直隸總督顏檢另派公正明幹大員詳細
研審務得實情速行從重定擬在案茲據該督
奏稱覆審明確不惟馬一虎等堅供並無劫掠
之事卽事主趙隆云亦不能指出馬一虎別有

大夥劫掠重案惟馬一虎糾夥肆竊至七年之
久其行竊贓物俱係該犯售賣且代爲馬二剛
等消贓二次卽非大夥巨盜實屬分贓窩主應
如該督所奏馬一虎今依違意分贓之窩主統
計各主之贓數至一百二十兩擬絞監候秋後
處決該督奏稱深州捕役姚洛玉等與馬一虎
係隔屬居住訊無護庇通信情事惟已經事主
趙隆云告知騾馬訪係馬一虎所竊該役等承
票緝拿並不卽時追捕僅撥散役孫得功往查

以致馬一虎逃逸經年實屬不法姚洛玉張成
功均改照應捕人承差追捕罪人而推故不行
若知罪人所在而不卽捕者減罪人一等往應
于馬一虎絞罪上減一等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至配所折責四十板謝洛玉仍請照前擬依贖
贓分肥但得贓者照強盜窩主律杖一百流三
千里蘇年子應亦照前擬照積匪猾賊量減一
等例杖一百徒三年賈貓爲首行竊一案爲從
行竊一案已據供認不諱惟所竊張汝淇騾馬

計贓一百零三兩贓數較重係該犯起意爲首
賈貓應依竊盜贓一百兩律杖一百流二千里
該犯尚有夥竊王煥宗家驢馬衣服捕役盧華
拿獲圖脫割傷一案應歸另案擬結馬二剛仍
請以竊盜贓一百兩爲從減一等律杖一百徒
三年首犯賈貓已經緝獲審明毋庸監候待質
耿光斗宋捷李二小照所竊之贓計贓科罪張
三九前已杖刺免其重科楊三斜等嚴飭各屬
認真緝拿獲日另結等語均應如該督所奏完

結其行竊贓逾百兩罪應擬流並另有賂竊王
煥宗家騾馬被獲劃傷捕役盧華之賈猶行令
速飭審擬照例辦理並令嚴緝楊三斜等務獲
按名懲治以絕根株至馬一虎糾竊勒贖窩賊
分贓至七年之久該州漫無覺察應與承審錯
擬各職名一併請

旨飭交吏部查取分別議所有臣等核擬緣由理合
恭摺具

奏請

宣等因嘉慶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駁案新編續編卷二

黃匪斗高
勒贖窩分

主

馬一
去

貴州司

一起爲搶牛傷斃等事會看得相梓縣審解鄭乾
彩聽從溫其海搶奪牛隻毆傷事主張祖起身
死一案據調任貴州巡撫馮

疏稱緣鄭乾彩

與溫其海鄭光瓏均籍隸正安州素禾爲匪溫
其海開張飯店乾隆五十七年七月有桐梓縣
民張祖俊在正安州賔賣雜貨住歇溫其海店
內張祖俊貿易折本賒欠容賔並該飯賔不能
起身當央溫其海我借銀九兩連所欠飯銀結

算共銀十五兩言定加三行息原約兩月清還
嗣溫其海屢討無償五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有素識之鄭光瓏鄭乾彩來至溫其海飯店閑
坐各道窮苦溫其海亦因生意平常缺少用度
憶及張祖俊欠銀不償其家童有多牛可以槍
獲賣銀分用商之鄭乾彩等杓各允從溫其海
恐張祖俊家人多携帶鉄各防身鄭乾彩亦帶
鉄尺鄭光瓏徒手卽于是日一同起身二十九
日早偕至張祖超家見門外牛欄關鎖溫其海

隨用鉄斧劈開欄門張祖起聽聞出阻扭住溫其海胸衣側身往外拉走溫其海用斧劃傷張祖超左後肋張祖超釋半溫其海同鄭光彩鄭光瓏拉牛六條跑走張祖超赶上將溫其海拉住不放鄭乾彩恐其難以掙脫轉身帮護拔取鉄尺毆打張祖超脊脊倒地溫其海等當卽拉牛奔回約俟賣牛獲銀再行俵分詎張祖超脊督傷重延至六月十四日夜因傷殞命報縣驗勘先後獲犯訊供通詳經臣因案關糾搶牛隻

毆斃事主恐有不實不盡批司飭委署遵義府知府孫文煥提犯至省會同貴陽府知府徐曰紀審解提犯親訊據供前情不諱此外並無另有窩夥竊劫別案賍經主認正賊無疑此案溫其海因索欠無償知張祖超家畜養多年起意糾約鄭乾彩等攜帶器械前往搶牛許以賣銀分用胆敢拒毆事主張祖超因傷致斃情甚兇橫殊干法紀查溫其海用斧劃傷事主左後肋傷非致命惟鄭乾彩用鉄尺毆傷張祖超脊骨

係屬致命傷重自應以鄭乾形爲首溫其海係
首兇起意料搶之人雖鄭乾形當其重罪然亦
斧傷事主未便輕縱將鄭乾形依搶奪殺人例
擬斬立決溫其海依爲從帮同下手有傷例擬
絞監候例照例先行刺字鄭乾形未經帮毆
成傷例擬軍等因具

題前來 查例載白晝搶奪人財物者杖一百徒
三年又例載白晝搶奪殺人者擬斬立決爲從
帮同下手有傷不論他物金刃擬絞監候未經

刑部律例卷之四
三
幫毆成傷者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等語誠以
匪徒逋空搶取他人財物情重干竊跡近手強
故一經得財卽擬滿徒如有殺人卽分別首從
問擬斬絞充軍所以嚴兜賊而戢盜風也又律
載以私債強奪去人率賣者杖八十等語此則
雖有強奪之事而衅起私債情非盜賊可比故
罪止擬杖不與搶奪同科不言殺人者蓋強奪
孽畜旣不以搶奪論則遇有殺傷自應仍依開
殺木條科斷觀律內與人鬥毆或勾捕罪欽因

而奪取財物致有殺傷者各從故聞論之語可
見衅出有因不得櫟擬搶奪殺人之罪律義甚
明無容幸混此案鄭乾彩因溫其海開張飯店
張祖超之弟張祖俊在店住歇該欠飯賬並找
借銀其十五兩屢討無償溫其海憶及張祖俊
家畜有多牛可以搶獲賣銀分用邀同鄭乾彩
等偕往溫其海用斧劈開牛欄門張祖超出阻
向扭被其割傷左後肋釋手該犯等拉牛六條
跑走張祖超赶上將溫其海拉佳不放鄭乾彩

轉身尋獲用鉄尺毆打張祖超倒地殞命核其案情溫其海因張祖俊欠銀無償起意邀同鄭乾彩等偕往張祖俊家用斧劈開牛欄拉取牛隻致將欄阻之張祖超毆傷致斃情節雖屬強橫袒究因其弟張祖校負欠不還所致與匪徒兇空搶奪者迥不相侔且檢閱供招溫其海原供搶牛賣銀投欠又張祖俊供稱張祖超趕出說牛是公其的攔阻不依等語是該犯之搶牛實爲抵欠兩張祖超因係公其牛隻不允償尺

互相爭鬧致被毆死情節顯然今該撫看語內
不將此等緊要情敘入卽將鄭乾彩依搶奪
殺人例擬斬立決溫其海依爲幫毆有傷例擬
絞監候是略其衅起索債之由遽定以搶奪殺
人之罪設遇冤空糾搶致斃事主之案法無可
加轉致漫無區別揆之情理未爲平允臣部碍
難該覆應令該撫另行詳核案情按律妥擬具
題到日再議等因具題乾隆五十九年五月二
十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欽遵行文該撫云後茲據該撫疏稱查此案先據前署按察使貴東道覺羅尼堪富什渾據貴陽府知府徐曰紀署遵義府孫文煥將鄭乾彩依其毆人因而致死以致命傷爲重者聞擬將鄭乾彩擬絞監候溫其海依刃傷人擬徒鄭光瓏以枷杖審擬召解臣以此案鄭乾彩聽從搶牛毆斃張祖超之處該犯意在得牛分贓鄭乾彩係事外無干之夥犯而死者張祖超又非欠銀不償之本人似與尋常聞

毆案件不同且溫其海因張祖俊欠債無還輒
糾夥攜帶兇器遶道往搶牛隻首先斧傷張祖
超致釀人命情殊強橫查黔省在在苗疆相梓
正安等州縣界連川省素習兇悍往往藉端逞
兇生事今溫其海籍索欠細故輒糾夥持械兇
毆傷斃人命老將鄭乾彩擬以共毆人致死絞
候溫其海擬徒似覺情重法輕駁飭另擬審詳
解等因由司轉行去後嗣據該府等復查溫其
海雖因張祖俊欠料槍斃鄭乾彩聽從搶牛

意在得賍分用且毆斃者係張祖超而非欠銀之張祖俊按照搶奪例科罪將鄭乾彩照搶奪爲首例擬以斬決溫其海照爲從幫同下手有傷例擬絞監候幫同搶牛之鄭光瓏一例擬軍由前署按察使覺羅尼堪富什渾勘明招解經臣具題在案嗣准部覆以衅起索欠搶牛爭毆致斃駭令妄擬具題等因復經行司轉飭照遵另行妄擬具詳茲據署按察使事貴西道張繼奎查明擬議詳報臣覆核溫其海聞張飯店張

祖超之弟張祖俊在店住歇該欠溫其海飯敗
並我偕銀共十五兩屢討無償乾隆五十八年
五月二十八日溫其海憶及張祖俊家畜有多
牛可以搶獲拒欠邀同鄭乾彩鄭光瓏稱搶許
賣銀分用鄭乾彩聽從偕往溫其海厝斧劈開
牛欄張祖俊之兄張祖超聽聞知因向索伊弟
欠項搶牛扭償聲稱牛係公其之物出阻向扭
溫其海用斧割傷張祖超左後肋張祖超釋手
溫其海同鄭乾彩鄭光瓏拉牛六條跑走張祖

超超上將溫其海拉住不放鄭乾彩轉身幫毆
用鉄尺毆傷張祖超脊脅到地延至六月十四
日因傷殞命查溫其海因索欠搶牛現有欠銀
之張祖俊可盾張祖超亦明知其事因牛係公
其不允拉扭伊弟欠項向阻被毆致死並非平
空搶奪誠如部駁衅起爭毆情節顯然前依搶
奪殺人問擬洵屬錯誤未協自應改依聞殺科
罪查張祖超先被溫其海斧刃劃傷左後肋並
非致命鄭乾彩後周鉄尺打傷張祖超脊脅係

屬致命重傷應以鄭乾彩擬抵將鄭乾彩合依
其毆人致死律擬絞監候溫其海改依刃傷人
律擬徒鄭光瓏改擬枷杖等因具

題前來據此應如該撫所題鄭乾彩合依其毆人
致死下手致命傷重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
後處決該撫既稱溫其海除以私債強討奪人
孽畜杖八十輕罪不議外合依刃傷人律杖八
十徒二年至配折責安置期滿詳釋鄭光瓏希
圖獲牛賣錢分用幫同強搶殊屬滋事未便寬

從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再加枷號一個月滿
日拆責發落各犯刺字卽干起除張祖俊因欠
銀不償以致釀命本有應得之罪但今伊兄已
死非命姑從寬免其究擬仍照追銀十五兩給
濕其海所搶牛隻先經給領等語均應如該撫
所題完給仍令該撫查取錯擬罪名職名送部
查議查案犯並未患病合併聲明臣等未敢擅
便謹

題請

旨鄭乾彩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馬步統領

卷二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九

鄭乾彩

山東司

起李啟用等在途截搶毆死事主張方煦并毆傷張方智平復一案先據調任山東巡撫王

疏稱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初七日李啟用因貧難度起意搶奪過客銀錢糾邀胞姪李發成堂姪李發客八夥卽于是夜各攜木棍樹枝偕至東北嶺地方李啟用李發客潛匿山溝等候李發成在于溝瞭望更餘時分適張方煦張方智自驛道集糶糧將口袋錢文衣帽用驢兩頭馱

載分騎驃馬回家路經該處李啟用伺張方煦
走過卽令李發容走至張方智背後用棍毆傷
張方智項頸昏跌倒地張方煦知覺下馬趨救
李發成在溝上聽聞取路下溝看視正與張方
煦撞遇卽被張方煦用鞭毆傷左眼右手腕右
腿並將手中樹枝擊落李發成畏懼卽先逃跑
李發容瞥見持棍趕上毆傷張方煦偏左跌倒
李啟用亦趕上用棍毆傷張方煦額顙右腮
朕昏暈在地李啟用與李發容分取驢上口袋

錢文等物攜回家內李發成先已在彼李啟用
等當將毆傷事主得贓情由告知將贓俵分各
散張方智等旋即甦醒各牽拉驢馬借款歸劉
氏家詎張方吻傷重卽於初八日夜殞命報縣
會營緝獲李啟用等到案起贓訊詳據供前情
不諱張方智傷已平復李啟用等糾夥三人各
持木棍邀截道路毆倒事主搜取錢衣等物以
致一死一傷是與強盜無異未便以搶奪殺傷
人問擬將李啟用李發省俱依強盜殺人律例

擬斬立決梟示李發成擬遣等因具題經臣部
查律載強盜已行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
又例載強盜殺人奏請審決梟示又白晝搶奪
殺人者擬斬立決為從幫同下手有傷者不論
他物金刃擬絞監候又凡問白晝搶奪要先行
事犯根由然後揆情剖決在白晝為搶奪夜間
為竊盜在途截搶者雖晝夜仍問搶奪止去白
二字又註云人少而無兇器者搶奪也人多而
有兇器者強劫也各等語是強劫之案人多而

帶有兇器蓄意行強方爲強盜故一經殺八卽
不分首從斬決梟示至於人數無多並未帶有
兇器而在途截搶以致殺傷事主者自有搶奪
殺傷人分別首從定擬之例各有專條引斷不
容牽混此案據該撫該訊李啟用起意邀同李
發容李發成搶奪過客同夥只有三人並非人
多該犯等分攜木棍柳枝亦非例載兇器更餘
時分潛匿山溝值事主張方煦兄弟用驢馱載
口袋錢文經過走至背後棍毆搶取實屬昏夜

在途截搶其先後將事主張方智毆傷並將張
方照棍毆致斃據該撫疏內所訊供詞甚屬確
鑿正係搶奪殺人乃該撫因該犯等糾夥截路
毆倒事主搶取錢物一死一傷將李啟用李發
容照強盜殺人俱擬斬決梟示是訊取搶奪之
供而律以強盜之罪於例未符雖此等兇匪原
無足惜但供有兩岐卽不足以成信讞且似此
人少明係搶奪之案而問以強盜概擬斬梟設
遇人多真正之強盜又將何以加之亦非所以

昭平以至駭犯李發成于各犯未經毆死事主
之前已被事主張方照打傷畏懼先逃若按照
搶奪本律罪止滿徒今昭情身可原例發遣亦
未允協總之此案該撫或因該犯結夥兇搶致
斃人命恐其中本有起意強劫到官捏供搶奪
希圖避重就輕情事應即將各犯嚴訊務取
真正強劫確供按例治罪不得在其狡展若朋
果係搶奪則自應援引搶奪殺人本例科斷毋
得任其游移兩可之供輒行從重擬斬梟之

罪致使情法兩不相符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行詳悉審明訊取各供按例分別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嗣據山東巡撫伊疏稱覆加研訊該犯等堅供寔係起意搶奪同夥僅止三人亦只攜帶木棍柳枝並無另有兇器查李啟用僅起意邀同李發容李發成在途搶奪過客錢物並非糾眾強劫誠如部駁自有搶奪殺人分別首從專條未便因其毆倒事主一死一傷從重概擬斬梟之罪查此案已死

事主張方煦被毆各傷惟李啟用所毆之傷較
重自應以李啟用爲首將李啟用依搶奪殺人
例擬斬立決李發容依爲從幫同下手有傷不
論他物金刃例擬絞監候李發成依搶奪爲從
例杖九十徒二年半等因嘉慶三年十一月初
五日題初七日奉

真奉啟用着卽處斬李發容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
處決餘依議

直隸司

刑部爲覆訊另擬具題事刑科抄出直隸總督
梁題前事等因嘉慶元年十月十八日題上
一月初八日奉

旨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欽遵於本日抄出到部該

臣等會同吏部都察院大理寺會看得武清縣

劉大聽從逸犯張老等搶奪事主崔七錢物並

張老等毆死事主遵駁改正一案此案先據直

隸總督梁疏稱緣劉大籍隸武清縣傭工度

日與在逃之張老孫五素相認識乾隆五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劉大赴河西務趕集將晚時分在酒舖沽飲而出見張老孫五走過劉大邀令飲酒張老答稱不飲即邀劉大與孫五至該村北口時事主崔七背負只袋前行張老指稱此人售賣粟米有錢起意搶取分用劉大應允張老攜帶鐵尺孫五攜帶繩鞭劉大徒手同夥三人尾隨崔君至北辛庄道上時已二更該犯等由道旁地內趕上事主張老今劉大動手則

大卽從崔背後奪取口袋崔七轉身扭住口大不放張老行強卽用鐵尺毆傷崔七頂心偏左孫五用繩鞭亦連毆崔七左臂膊連肩甲並右臂膊崔七喊叫張老復用鐵尺連毆其右耳根崔撲跌倒地劉大攫取口袋張老孫五卽將崔七拉至小道迤西地內剝取衣服鞋襪崔七業已殞命張老等正欲將屍掩埋因道上有人行走慮被撞見卽將屍身并鞋襪等物棄置擣取衣褲同劉大偕至漫地查點口袋內錢分給劉

大制錢五百五十文餘賍係張老孫五俵分而
逸報縣代驗勘訊通詳批飭緝審而劉大逃後
將所分賍錢花用往各處討乞度日夜宿空廟
並無一定住處亦無知情容留之家至六十年
十月間劉大因事隔日入回家探望卽被該縣
捕役盤獲屢審供認不諱查劉大夥同張老等
搶劫事主崔七錢衣等物毆死事主之處雖劉
大所分賍錢業經花銷無存但所供逸盜張老
屋內起獲口袋已據屍子認明原賍屬實且據

供刦殺月日悉與事主報案相符正盜無擬查
此案由搶而刦而殺人自應照盜殺辦理劉大
聽從張老等搶刦崔七口袋錢衣等物富張老
等行強毆打事主之時該犯雖未帮毆但在場
目擊張老等將事主毆斃刦取衣褲該犯攫取
口袋分得錢文殊屬不法將劉大依律擬斬立
決照例刺字並聲明劉大法無可貸逸盜張老
等緝獲另結等因具題經臣部查律載強盜已
行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又例載強盜殺

人奏請審決梟示又白晝搶奪殺人者擬斬立決爲從幫同下手有傷者不論他物金刃擬絞監候未經幫毆成傷者發極邊定四千里充軍又凡問白晝搶奪要先明事犯根由然後揆情剖決在白晝爲搶奪在夜間爲竊盜在途截搶者雖昏夜仍問搶奪止去白晝二字各等語又本年正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向來各省遇有糾衆搶奪及同謀共毆等案於獲犯後如遇首犯在逃俱係先將爲從各犯按

例擬結發落其爲首之犯于獲日另結但糾衆
之案人數衆多各犯到案後明知起意爲首及
動手傷人罪所不赦特有逃之人往往推諉卸
罪避重就輕及至逸犯就獲而已結之犯業經
流徙又無從到案質証殊非核實定讞之道嗣
後各省辦理此等案件于獲犯審訊時如遇首
犯在逃卽將從犯按例擬罪監禁俟逸犯就獲
後質証明確再行定地起解欽此欽遵通行在
案查辦理強盜之案必須訊明糾約上盜之時

商同蓄意行強方爲強盜故一經殺人卽不分
首從斬決梟示至于僅止起意在途截搶以致
殺傷事主者自搶奪殺傷人分別首從定擬之
例律例各有專條引斷不容牽混此案據該督
疏稱劉大與在逃之張老孫五會遇張老因見
崔七背負口袋前行知係有錢起意搶取分用
劉大等應允張老孫五分攜鐵尺繩鞭劉大徒
手同夥三人於二更時分尾隨崔七至北辛庄
道旁地內趕上事主崔七張老令劉大卽從崔

七背後奪取口袋因崔七扭住口袋不放張老
行強先後用鐵尺致傷崔七頂心偏左右耳根
孫五亦用繩鞭連毆崔七左臂膊等處倒地劉
大攫取口袋張老等剝取崔七衣褲鞋襪崔七
業已殞命將劉大依強盜已行得財律擬斬立
決聲明逸犯張老罪應斬梟孫五亦應斬決緝
獲另結等因詳核案情劉大聽從張老搶奪既
據該督訊明不過起意搶錢分用初無與張老
蓄意行強情事及張老行強毆打該督又未訊明

是否與劉大商允輒將現獲之劉大依強盜法無可貸擬斬立決是訊取搶奪之供而律以強盜之罪揆之情法均未允協該督或因該犯等糾夥兇搶致斃人命恐劉大有意強刦殺人因張老等在逃未獲無人質証捏供搶奪應卽嚴切根究取具真正強刦確供按例治罪若果如該督現審情節該犯首先搶奪自擊夥賊毆死事主該犯搶奪尚不釋放未便僅依未經幫毆成傷例問擬違成應卽依搶奪殺人爲從幫同

下手有傷例擬絞監候但起意爲首之張老尚
未弋獲恐該犯有避重就輕之事自應欽遵

諭旨照例擬絞監候俟張老緝獲到案質審明確再
行正法未便以游移兩可之供即將僅止擬絞
待質之犯輒擬以斬決之罪雖此等搶奪兇匪
固不足惜但供看兩岐卽不足以成信讞應令
該督另委賢員虛衷詳細研鞫審明實情錄取
確供照例辦理並令嚴緝首犯張老等務獲審
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具題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欽遵行文該督去後旋據該督奏稱承准

廷寄欽奉

上諭刑部議駁直隸省具題劉大聽從張老孫五搶奪毆斃事主一案所駁甚是此案爲首在逃之張老因見崔七背負口袋知係有錢起意搶取劉大等應允隨往是僅係搶奪之案並無蓄意行強情事及張老用強毆打時曾否與劉大商明亦未據該督訊有確供輒將劉大依強盜律

擬以斬決是取據搶奪之供而律以強盜之罪
干情法實未平允卽或該督悉劉大有起意強
劫情事因質証無人狡詞卸罪亦應遵照新例
將該犯擬以絞候俟緝護張老孫五後再行質
訊明確按例核辦何得以游移含混之案率將
從犯定以斬決不足以成信讞臬司全保何以
草率具詳該督又未經飭駁率行照擬具題著
梁肯堂將因何如此錯擬之處據實明白回奏
仍將此案另行委員研訊確情並將逃之張

老孫五嚴緝務獲一併質訊定擬勿得仍前迴
護致有出八千咎將此諭令速行明白回奏欽
此仰見

皇上慎重庶獄無微不至臣跪讀之下實深欽佩悚
惶遵卽監提該犯劉大嚴行覆訊與原審供詞
無異是劉大祇係聽從搶奪該縣廳等以該犯
首先奪贓目擊毆斃事主俵分錢潛逃日久照
強盜已行但得財律問擬斬決而臬司全保遽
行審轉臣亦卽照擬具題辦理實屬錯謬除遵

駁改正具題並將承審之武清縣知縣李宏照
核轉之東路同知劉念拔應議職名送部外仰
懇

聖恩將臣暨臬司全保交部議處等因嘉慶元年十
月初五日奉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臣部正在核擬間續據該
督梁 疏稱遵卽遴員查照原案部駁逐細研
審去後茲據按察使全保督同保定府同知吳
逢聖等覆審招解到臣復率同布政使鄭製錦

按察使全保詳加研鞫據劉大供稱並無蓄意
行強情事張老等用強毆打時亦係倉猝逞兇
並非預先與伊商允等語覆加嚴詰該犯堅供
並無蓄意強劫及幫毆致死情事查劉大祇係
聽從搶奪前因該犯首先奪賍目擊毆斃事主
俵分錢文潛逃日久照強盜已行但得財律問
擬斬決實未平允今欽奉

上諭指示訓飭臣遵復細加確核研審雖據劉大堅
供並無蓄意強劫及幫毆致死情但張老等究

未就獲恐係該犯狡詞卸罪避重就輕似未便
僅照搶奪爲從例擬以遣戍劉大應照部駁改
依本年正月內欽奉

諭旨照例擬絞監候一面嚴飭勒緝張老孫五務獲
到案質訊明確再行定擬以成信讞等因具

題前來 查此案劉大聽從張老等搶奪事主崔
七錢物并張老等毆死事主前因該督訊取劉
大張老搶奪之供擬以強盜之罪供看兩岐臣
部駁令詳細研鞫錄取確供具題到日再議今

據該督梁 疏稱欽奉

上諭並接准部咨研訊劉大祇係聽從搶奪並無蓄
意搶劫及帮毆致死情事前照強盜已行得財
律問擬斬決實非平允將劉大改擬絞監候監
禁等語應如該督所題劉大合依搶奪殺帮同
下手例擬絞監候欽遵

諭旨牢固監禁行令該督嚴飭勒緝張老等務獲質
審明確以成信讞該督原疏內稱該犯訊無另
有窩夥竊劫別案亦無屬知情分贓應毋庸議

地方韓文斌干澤深雖據訊不知張老孫五行
刼情一但失干覺察咎實難辭韓文斌干澤深
均應照不應輕律笞四十係公罪應免革役事在
嘉慶元年正月初一日欽奉

恩詔以前該犯等咎罪應予援免已獲之贓給主認
領未獲各贓飭令分別追賠照例查辦等語均
應如該督所題完結等語應將原審供悞之武
清縣知縣李宏照核一之東路同知劉念拔均
照例罰俸一年據招率一之直隸按察使全保

卷二 擊毆死事主 一 劉大

未經駁正之直隸總督梁肯堂均照不應詳查
罰俸六個月例罰一六個月李宏照有紀錄一
次應銷去紀錄一次抵罰俸六個月仍罰俸六
個月全保有紀錄三次應銷去紀錄一次抵罰
俸六個月免其罰俸查案犯並無患病再此案
係刑部主稿合併聲明臣等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等因於嘉慶元年十一月十二日題十四日奉

旨劉大依議應絞著監候梁肯堂著罰俸六個月全保有銷去紀錄一次免其罰俸餘依議

浙江司

刑部謹

題爲訪聞事刑科抄出浙江巡撫阮 題前事等

因嘉慶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題九年三月初

六日奉

旨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本部會同吏部院寺會看
得東陽縣民人張其隴等疑賊共毆王照沅身
死移屍裝縊一案先據浙江巡撫阮 咨稱緣
張其隴與王照沅隔庄居住向不認識並無嫌

怨王照沅素有瘋疾時發時愈嘉慶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王照沅舊病復發出外不歸伊母王陳氏央同族人王用川王心茂我尋未获十二月初一日夜一更時分張其隴家大門虛掩未關王照沅悞入伊家由梯上樓張其隴在厨房燒茶聞聲喚問不應疑係竊賊順攜本棍一根趕往喊捕王照沅自梯走下與張其隴對而撞遇張其隴用棍毆其左額王照沅奪棍張其隴又毆其右手指一下王照沅走出堂門口內

亂罵兩手亂舞適該犯同門居住之張子秀聞
喊趨至卽持木門連毆其顙門兩下王照沅扑
隴撞頭張其隴趕出復用棍毆其左額角并右
前肋各一下倒地經張其隴之弟張其助鄰人
胡大蘭出看胡大蘭認係王照沅業已受傷身
死將其素患瘋病並非竊賊緣由告知張其隴
心懷恐懼起意移屍胡大蘭畏罪避開張子秀
張其助應允商量定妥張其隴卽將屍身頭上
衣領血跡用水揩洗淨盡與張子秀等輪流負

至大岩塘嶺山腰解下屍身布帶將屍吊在路旁樹上假裝自縊而回初十日王陳氏等在該處尋獲屍身見左面右手受有傷痕其餘未及細視當投地保張攀桂欲行報驗張攀桂因年近歲畢王照沅如何致傷兇犯現無下落心慮比緝拖累勸令暫將屍身收殮待其查出兇犯再報王陳氏以王照沅是否屍由受傷抑係自縊不能指實亦卽勉強允從令王用川等將屍抬回殮埋嗣經該縣訪聞差查屍姪王開秀王

松琪自外生理回家王陳氏告知王照沅屍身
有傷王開秀等到處訪一聞係張一秀等毆一
先後控縣提訊張子秀等匿情不吐該縣錄供
詳委杭捕同知楊兆鶴督同該縣徐傳一究出
前情獲犯檢詳飭審據將疑賊共毆致傷身死
移屍裝縊各情供認不諱詰無起衅別故亦非
有心欲殺查律載鬪毆殺人者絞監候等語此
案王照沅因瘋發闖入張其隴家堂屋由梯上
樓張其隴聞聲喝問不答心疑竊賊與張子秀

捕毆致斃若竟擬以絞抵未免法重情輕查王照沅被張子秀所毆之顙門兩處雖係致命傷甚輕淺惟張其隴最後毆傷之右前肋重至骨斷當卽倒地殞命實屬致死重傷張其隴除起意移屍輕罪不議外請照鬪毆殺人絞罪上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張子秀等分別擬以枷杖等因咨部臣部查律載共毆人致死者絞監候等語此案據該撫咨稱王照沅素患瘋病于三更時悞入張其隴家內由梯上樓張其隴

聞聲鳴問不應疑賊將其毆傷因王照沅出門
口內混罵兩手亂舞張其隴喊同張子秀將其
毆傷致斃等因查王照沅夤夜走入該犯張其
隴家內若張其隴當時因疑賊起見無論是否
患瘋之人倉猝將其毆斃本部辦理此類案件
向來並有照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
律定擬者惟本案該犯初見王照沅入室由梯
上樓謂爲疑賊捕拏尚屬可信迨已將王照沅
毆傷王照沅出門口內混罵兩手亂舞已露瘋

病情狀該犯當時既經目擊豈得諉爲不知乃因其扑撞復同張子秀共毆致斃據情定案應依其毆定擬今該撫將張其隴昭鬪殺量減擬流殊未允協案開罪名出八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委賢員提訊明確按律妥擬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今據該撫疏稱奉准部覆飭提犯証來省臬令杭州府督同該府縣覆訊遵駁改擬招解屢審供認不諱詰非有心致死查張其隴因王昭沅八室上樓疑爲竊賊業已追

捕毆傷迨王照沅出門口內混罵兩手亂舞已
露瘋病情狀該犯既經目擊豈得諉爲不知乃
復慮其假裝共毆致難據情定案自應仍照部
駁改擬查王照沅被張子秀所毆之額門兩處
雖係致命傷甚輕淺惟張其隴最後毆傷之右
前肋重至骨斷當卽倒地殞命實屬致死重傷
應以張其隴擬抵張其隴除起意移屍輕罪不
議外改依共毆人致死下手傷重律擬絞監候
張子秀等擬以杖枷等因具

題前來

據此應如該撫所題張其隴合依共毆人致死下手傷重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既稱張子秀除幫同移屍輕罪不議外合依餘人律杖一百張其助訊未在场共毆僅止聽從移屍合依地厠内有死人不報官司而輒移他處杖八十律爲從減一等杖七十胡大蘭訊無幫毆移屍情事惟知情容隱應照不應輕律笞四十地保張扳桂慮受比責訊無賄囑勸令屍親匿報殮埋應革役照地界内有死

人里長不申報官司律杖八十再加枷號一
月王陳氏聽勸殮埋係由婦女無知請免置議
等語均應如該督所題完結所有應擬絞罪錯
擬流罪職名遵駁改正之承審官係東陽縣知
縣徐傳一金華府知府嚴榮相應附叅等因嘉
慶九年六月初九日題十一日奉

旨張其隴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雲南司

一起爲報明事據雲南巡撫譚 岑稱寶寧縣民

桂發科創墳鑿棺偷竊衣物一案緣桂發科籍隸寶寧砍柴度日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客民蔡耀源之子蔡維秀病故理葬官山桂發科起意創竊於五十五年正月初二日夜獨自一人攜帶柴斧木扒走至墳邊斧木扒刨去土塊用斧將棺蓋鑿通一洞伸手竊取蓋面紅綾白布携至家中將白布二幅賣與不識姓

名人得錢花用其紅綾二幅因顏色潮變尙存
在家經屍親蔡耀源赴縣具報驗明棺係鑿通
尙未見屍通報飭緝因限滿犯未弋獲業將承
緝各職名問叅在案乾隆五十六年三月二十
八日蔣朝榮母故葬於官山桂發科又起意扒
竊於四月十三日夜攜帶柴斧木扒至彼刨去
土塊用斧在棺脚後鑿開一洞伸手摸出蓋面
緞布衣物携至山硿藏匿十六日帶回是日屍
子蔣朝榮往墳查知時值大雨隨用土掩蓋報

縣據兵役將賊犯桂發科盤獲並於該犯家內
起獲原贓押解到縣訊詳飭審該犯桂發科在
監患病茲犯病已痊審擬招解提鞫前情究無
另有創竊別案及高夥知情之人贓經主認正
賊無疑查桂發科先後發掘蔡維秀並蔣朝榮
之母張氏墳塚僅將棺木鑿洞用手摸竊浮面
衣物棺蓋未開屍身未露實屬發塚見棺桂發
科一犯合依發掘常人墳塚見棺槨爲首例發
近邊充軍定地發配折責安插面刺發塚二字

蔡維秀棺內被竊之白布二幅已經該犯賣錢
花用照估追賠餘賍給主蔡維秀等墳塚已經
各屍親修理完固應毋庸議再蔡維秀墳塚被
發一案業於初奉文內奉文議結張氏墳塚被
賊偷創業於限內獲賊所有承緝接緝職名應
免開泰相應咨明憲前來 查律載發掘他人
墳塚開棺見屍者絞監候又例載發掘常人墳
塚見棺槨爲首者改發近邊充軍各等語細繹
律例分別見棺見屍之罪名有絞候充軍之

別誠以發塚見棺則棺內之屍骸不露衣物無失害不及屍故罪止充發若開棺見屍則藏屍之棺槨既遭損壞護屍之衣物必被剝取律文止言見屍而不言竊取屍衣者舉重見輕因其害及屍身故不論贓物之多寡卽定以縊首之罪所以懲貪殘而保護枯骨初非專指見屍者而言也且發塚開棺之人若非圖竊棺內財物豈其意之圖一見死屍而已是發塚開棺擬絞之罪不可僅就見屍而論當推其害之會否及

屍以憑定斷律義自明自不便拘泥一見字而曲爲開脫也此案桂發科先將蔡維秀之墳刨去土塊用斧將棺蓋鑿通硃伸手竊取蓋面紅綾二幅白布二幅嗣又至蔣朝榮母墳刨去土塊用斧在棺脚後鑿開一硃伸手摸出蓋面緞布衣物等情是該犯兩次發塚均已鑿棺通硃竊取屍物雖屍身尙未全暴露外而棺內死屍已遭竊害且旣已鑿棺開硃卽不得謂之並未開棺露屍旣已摸取棺內衣物亦不得謂之僅

止見棺准情定讞自應依律科斷乃核撫將該
犯僅照發塚見棺例擬以近邊充軍是拘泥見
屍之字而未體會開棺之文亦未明立法嚴懲
爲害死屍之義不惟與律未符且將此鑿棺之
犯與見棺者一例同科尤爲輕重失平案關罪
名出入本部碍難卒覆應令該撫細核案情詳
奏律意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可也等因咨
駁去後今據該撫疏稱奉准部駁當飭審去後
茲據審擬招解前來覆加親訊據供前情不諱

查桂發科先後發掘蔡維秀並蔣朝榮母墳雖止鑿棺通柩用手摸取浮面衣物棺尚未開屍禾露見但棺既鑿開棺內衣物又被摸取誠如部駁屍身雖尚未全暴露棺外而棺內死屍已遭竊害不得謂並未開棺露屍亦不得謂之僅止見棺也從前拘泥見屍之文擬照發掘常人墳塚見棺槨爲首例擬以近邊充軍實屬錯悞將桂發科改依發掘他人墳塚開棺見屍律擬絞監候照例刺字等因具

題前來

據應如該撫所題桂發科合依發掘他

人墳塚開棺見屍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
既稱蔡維秀棺內被竊之白布一幅已經賣錢
花用仍照原估追賠給主現獲各贓均先給主
認領蔡維秀等墳塚已經各屍親修理完固應
毋庸議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再該撫疏
稱所有將絞罪人犯錯擬軍流承審失出職名
係署貴寧縣知縣臺雲棟審轉職名係署廣南
府事高明州知州翁元圻相應開報又該撫原

咨內稱蔡維秀墳塚被發一案業於初咨文內
奉文議結張氏墳塚被賊偷創業於限內獲賊
所有承緝接緝職名應免開恭等語查定例督
撫具題事件內有情罪不協律例不符之處部
駁再審承審之府州縣官如原擬軍流徒杖部
駁改爲斬侯絞侯出入不甚相懸均降一級調
用等語查案犯並未患病合併聲明臣等未敢
擅便謹

題請

上因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奉

旨桂發利依擬應緩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卷之五 片三編 卷之五 將二包填滿情
三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六 桂發利

山東司

一起徐臘偷創陳燦墳墓砸破屍棺竊取物件一案先據調任山東巡撫王咨稱乾隆六十年八月十六日徐臘同庄陳燦病故九月十九日出殯在庄東地內埋葬二十日徐臘因貧難度起意偷創竊物賣錢是夜二更獨自一人攜帶鉄鋤走至陳燦坟後刨開坟土用石砸破棺後橫板一塊用手摸取棺內被單鞋襪等物因棺內臭氣難聞卽攜賊走回見被已霉爛當卽擗

棄餘贓攜歸將所竊鞋襪賣錢花用被單改做
棉襖穿用旋經屍子陳國祥查知報縣勘訊緝
獲徐臘到案訊供前情不諱查律載發掘墳塚
開棺見屍者絞又例載發掘常人墳塚見棺槨
爲首者改發近邊充軍各等語是必發掘墳塚
至于顯露其屍方依律擬絞若棺雖破損並無
見屍應仍照見棺槨間擬今徐臘偷刨陳燦墳
墓用石砸破棺後橫板勘明長止七寸寬僅五
寸屍身並未顯露除計贓輕罪不議外依律擬

發近邊充軍等因咨部經臣部查律載發掘他人坟墓開棺見屍者絞監候又例載發掘常人坟墓見棺槨爲首者收發近邊充軍各等語細繹律例分見棺見屍之支罪名有絞候充軍之別誠以發塚見棺則棺內之屍體不露衣服無失害不及屍故罪止充發若開棺見屍則藏屍之棺槨旣遭損壞護屍之衣物必被剝取律文止言見屍而不言竊取屍衣者舉重見輕因其害及屍身故不論贓物之多寡卽定縲首之罪

所以懲貪殘而保護枯骨初非專指見屍者而言也且發塚開棺之人若非圖竊棺內財物豈其意止圖一見死屍而已是發塚開棺擬絞之罪不可僅就見屍而論當推其害之會否及屍以憑定斷律義自明自不必拘泥一見字而曲爲開脫也此案徐臘將陳燦之坟刨開坟土用石塊砸破棺後橫板一塊伸手摸取棺內被單鞋襪是該犯已將砸有窟窿竊取屍物雖屍身尚未全暴露外而棺內屍上之物已遭竊害且

既已將棺砸有窟窿卽不得謂之並未開棺既已換取棺內屍身上髒物得謂之僅止見棺准情定讞自應依律科斷乃該撫將該犯僅照發塚見棺例擬以近邊充軍是拘泥見屍之字而未體會開棺之文亦未明立法嚴懲爲害死屍之意不惟與律未符且將此砸棺之犯與見棺者一律同科尤爲輕重失平案關罪名出入碍難牽覆應令該撫細核案情詳參律意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嗣據山東巡

撫伊 疏稱此案徐臘將陳燦之坟刨開坟土
用石塊砸破棺後橫板一塊俯手摸取棺內被
單鞋襪是該犯已將棺砸有窟窿竊取屍物雖
屍身尚未暴露棺外而棺內屍上之物已遭竊
害誠如部駁既已將棺砸有窟窿即不得謂之
並未開棺既已摸取棺屍身鞋襪亦不得謂之
僅止見棺將徐臘改依發掘他人坟塚開棺見
屍律擬絞監候等因嘉慶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奉
旨徐臘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

安徽司

一起爲稟報事刑科抄出護理安徽巡撫周題
前事等因奉

旨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欽遵臣部會同院寺會看

得壽州徐六孜與張二漢因爭奪桑柁推跌張

二漢落井淹死一案據護理安徽巡撫周疏

稱緣徐六孜與隣居張智全之六齡幼子張三

漢素好無嫌乾隆五十九年四月初七日上午

時候徐六孜上街看戲張二漢站立門首詢知

欲與同往觀看偕至戲場戲已唱畢隨同至李文選園地桑樹邊時張二漢因跑走身熱將緣布棉襖脫下見樹上桑椹甚多均思採食徐六孜拾取行棒攀援上樹用竹棒撲打桑椹落地張二漢在樹下檢食復將餘剩拾起包在棉襖內走去徐六孜下樹趕向索取張二漢不肯徐六孜即將棉襖奪掉致將所包桑椹拋散張二漢啼哭拉住徐六孜衣襟欲令拾還徐六孜用右手向張二漢胸前一推張二漢站立不穩往

後倒退幾步適有無欄井口失跌滾落下井淹
死徐六孜不能撈救心慌不敢聲張見張二漢
棉襖在地恐人看見撈取走回因慮母查問卽
携赴王亞插攤上賣錢七十文王亞插並不知
情徐六孜將錢與皇花用張智全見子外出不
歸四處找尋無踪迨至四月十六日李文選赴
井汲水見屍喊同張國安等撈起上身無衣張
智全認係伊子張二漢報州驗訊查獲小襖將
徐六孜獲犯屢審俱認不諱請非有心推溺此

案徐六孜因與張二漢爭奪桑椹將張二漢推
跌以致落井淹死情同爭鬪自應照鬪殺問擬
徐六孜除于張二漢死後竊取布襖賣錢輕罪
不議外應依鬪殺人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 查辨理命案必須供証明確而致死幼
孩尤應詳細推鞠究其起衅之情由核其致死
之形狀務使毫無罅竅庶按律定擬方成信讞
此案據該護撫疏稱徐六孜上街看戲張二漢
詢知欲與同往值事戲場戲已唱畢回至李文

遇園地桑樹邊時張二漢跑走身熱將布棉襖
脫下見樹上桑椹均思揀食徐六攥援上樹
用竹棒撲打桑椹落地張二漢檢食復將餘剩
拾起包在棉襖內走去徐六攥下樹向索張二
漢不肯徐六攥將棉襖奪掉桑椹拋散張二漢
啼哭拉住徐六攥衣襟欲令拾還徐六攥用手
向張二漢胸前一推張二漢倒退幾步適有無
欄井口失跌落井淹死徐六攥心慌不敢聲張
見張二漢棉襖在地恐人看見順携赴攤賣錢

花用追李文選赴井汲水見屍撈起經屍父認
明報州獲犯等語細核供招張二漢年僅六歲
徐六孜年已十五年歲旣已懸殊氣力顯分強
弱卽張二漢將食剩桑椹拾包棉襖徐六孜奪
棄棉襖拋散桑椹張二漢啼哭拉住徐六孜衣
襟欲令拾還此自幼孩之常情固可謂之相爭
曰聞但以十五歲之人被六歲幼孩拉住若欲
走開儘可掙脫何至用手向推卽使不推不能
得脫何以適在井旁遂致跌落淹斃是死者初

無向毆之勢而該犯獨有逞兇之情則不可謂
之相打曰毆况無欄之井可容六歲幼孩跌下
則井口寬大可知斷非徐六孜目所不及若明
見有井輒復向推則殺出有心所供不料那理
有井之語自屬狡飾之詞張二漢旣因被推失
跌落井其頭面及手足等處必有磕碰擦掙之
痕而胸亦應有被推之傷今查原驗屍格迴身
及胸前均無傷痕似非被推後退失跌之形顯
有提抱撩入井中之勢至徐六孜當張二漢落

井之後如果出于意外自應心慌失措走避不暇卽因遺有棉襖旣知慮人看見敗露何乃携赴熟人攤上賣錢使用獨不畏其指說敗露之理就此情節恐有圖剝棉襖故行推溺致釀情事且徐六孜年長死者九歲知識已開更恐或有曖昧別情再該處戲場甫散彼時豈竟一無來往之人徐六孜推落張二漢之時曾否有人經見兩人相爭之處何以適有一井而井旁是否行人必經之路其井口之寬窄及井水之淺

深概未聲門種種寔殊難臆度雖據該臬司
曾經駁飭覆審查閱覆訊供訊仍未詰證明確
該護撫輒據一面之詞卽以鬪殺定擬事關致
死六齡幼孩斬絞罪名出入碍難率覆應令該
護撫查照指駁情節另委幹員再行悉心研究
務得確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具題
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咨行護理安徽巡撫去後茲
據署兩江總督蘇 疏稱緣准大學士伯和

字寄乾隆六十年六月初八日奉

上諭刑部題駁安徽省徐六孜因爭奪桑椹推跌張
二漢落井淹死一案所駁甚是已依議行矣細閱
此案張二漢年僅六歲徐六孜年已十五與張二
漢年歲懸殊非無知幼孩可比卽云張二漢將徐
六孜衣襟拉住儘可掙脫何至用手向推適至落
井淹斃况井口可容六歲幼孩自必寬大斷非目
所不見何得輒將張二漢推八且張二漢遺有棉
襖又係徐六孜携赴攤上賣錢使用更難保無圖

財害命及別項情節種種疑竇正應從此跟究周
樽人本老實無能遂照聞毆致死例率行定擬殊
未允協此案着交與蘇凌阿卽親提案証悉心研
鞫務得確情另行定擬具題以成信讞將此諭令
知之欽此

又據署撫臣谷行到臣當經飭行密徵臬使將
此案人犯卷宗贓衣提解到蘇飭發江蘇臬司
委員會同提齊犯証逐加研鞫緣徐六孜與隣
居張智全之六齡幼子張二漢素相熟識乾隆

五十九年四月初七日上午張二漢身穿祿布
棉襖獨自在門首頑耍徐六孜窮苦難度起意
騙取棉襖變錢使用遂哄令張二漢一同上街
看戲途中屢商借襖許以買給食物張二漢不
允徐六孜思欲強取因大路人多不能下手又
慮及取襖後張二漢回家告知事終敗露憶及
李文選種麥空園不通大路無人來往園內桑
樹邊有灌地無欄上井可以致死滅口遂以摘
食桑椹誘令同至園內桑樹下即將張二漢棉

襖用強剝脫張二漢啼哭聲言歸訴伊父徐六
孜卽抱張二漢撩入井內携取棉襖至王亞插
收荒攤上賣錢七十文花用嗣李文選汲水見
屍喊同張國安等撈起張智全因子不歸找尋
無踪聞知往看認係伊子張二漢屍身報州驗
訊飭差胡紹等王亞插攤上查獲棉襖先令
屍親認係原贓訊係徐六孜所賣將徐六孜獲
案審辦徐六孜因恐剝衣致死罪名重大又恃
無人質証捏供張二漢脫襖包取桑椹彼此爭

索起衅手推失跌落井並非有心致斃等情及
經臬司駁審仍執前供狡不吐實該省委審各
官仍照原擬將徐六孜照闖殺律擬絞由司解
經前護安徽撫臣周樽題准部駁以案情種種
疑竇飭再悉心研究欽奉

諭旨交臣研鞫確情另行定擬具題行提人証至蘇
飭司委員審解臣提犯親審將部駁各情節向
徐六孜層層跟究據將先圖騙襖未給旋即起
意謀命誘至空園片邊剝取棉襖將張三漢擦

入井內各實情供吐如繪復因徐六孜既係剝
衣謀命何以案省節次提訊始終不吐恐有串
脫別情及另涉曖昧情事疊加究詰並掠刑嚇
問據稱實因剝衣謀命恐問重罪是以隱匿真
情捏供爭角向推自行跌溺希圖脫減罪名委
無串供圖脫及曖昧不明情事實諸圍主井隣
地保人等各緣當場並未經見無從質証並非
扶同徇隱不言實情反覆研究各供如一案無
遁飾查徐六孜因圖剝六歲幼孩張二漢棉襖

恐其歸告伊父輒起意撻并淹斃實屬圖財害
命將徐六孜依例擬斬立決先行刺字等因具
題前來 據此應如該署督所題徐六孜合依圖
財害命得財而殺死人命者斬決例擬斬立決
該署督既稱王亞捕訊非知情買贓應與並未
扶同徇隱不言實情之園主李文選等均予省
釋贓衣給屍父張智奎領回徐六孜所得賣衣
錢文照數追給王亞捕具領等語均應如該署
督所題完結再該署督疏稱此案徐六孜圖財

謀命畏罪狡供承審官及駁審各官未能將謀
死真情研訊得實以致錯擬絞候雖無故出及
增減犯供各情事亦均應照例議處所有未經
審出實情之原問官署壽州知州周光隣署鳳
陽府知府張護委審之安徽府知府荆道乾安
慶府同知瞿兆麟及率轉之安徽按察使恩明
具題之前護案撤巡撫印務布政使周樞等各
減名相應照例附奏統候部議等語查定例官
員承審斬絞人犯未經審出實情後經別官審

出者將未經審出各官降一級調用轉詳之臬
司罰俸一年未經查出之巡撫罰俸六個月等
語應將斬絞人犯未經審出實情之署壽州事
旌德縣知縣周光隣鳳陽府事池州府同知張
護安慶府知府道乾安慶府同知瞿兆麟均照
例降一級調用率轉之安徽按察使恩明照例
罰俸一年具題之前護安徽巡撫印務布政使
周樽按例罰俸六個月查周光隣有加一級張
護有加四次判道乾有加五級瞿兆麟有加一

級應各銷去加一級抵降一級均免其降調等
因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初七日題十三日奉

旨徐大孜着卽處斬恩明著罰俸一年周樽著罰俸
六個月餘依議

四川司

一起爲報明事據四川總督勒咨稱三河縣民人王文燦推跌總麻服姪王奇受傷身死一案緣王文燦籍隸該縣與小功服兄王文相同居各處王文相之子王奇與王文燦服屬總麻素好無嫌嘉慶五年六月初五日王文相趕集外出晌午時分王奇攜鋤赴地工作因所種稗子長發不密即將總麻服叔王文仲地內稗苗拔移已地栽補王文仲瞥見斥責王奇不服舉

鋤趕毆王文仲奔歸關門躲避王奇堵門辱罵
王文仲畏其兇橫未與之較時王奇之母褚氏
聽聞邀同王文燦出視喝罵回家王奇向母頂
撞王文燦用手推合王奇走避詎王奇站立不
穩以致仰而失跌石台堦上墊傷左後脇相連
左腰眼王文仲聽聞開門出視同王文燦扶救
無及旋卽殞命報縣驗訊提犯研鞫據供前情
不諱覆詰委無恃尊挾私致死情事查王奇拔
取服叔王文仲地內稗苗經王文仲見而

始則持鋤趕毆繼復堵門辱罵已屬兇橫經伊
母褚氏聽聞喝阻復敢肆行頂撞實屬有罪之
人王文燦係王奇總麻服叔因其不遵母訓用
手推令走避以致王奇失跌致傷身死自應依
殺死罪不至死卑幼例問擬王文燦合依有服
尊長殺死罪不至死卑幼照擅殺罪人以鬪殺
論按照服制於毆殺卑幼本律罪上減一等例
應於毆總麻卑幼至死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
流三千里至配所折責四十板王文伸係王奇

總麻服叔因王奇拔取稗苗用言斥詈並無不合應毋庸議王奇辱罵服叔并頂撞伊母本于律議業已身死亦毋庸議擬合咨達等因前來查例載期親以下有服尊長殺死有罪卑幼之案如罪不至死之卑幼尊長因玷辱祖宗起見忿激致斃者無論謀故爲首之尊長悉按服制於毆殺卑幼各本律上減一等等語是尊長擅殺有罪卑幼之案必須尊長固玷辱祖宗起見方得於毆殺卑幼上減等門擬此案王文燦因

總麻服姪王奇竊取總麻服叔王文仲地內稗
苗王奇之母邀同王文燦喝罵王奇向母頂撞
王文燦手推王奇倒地墊傷左後脇等處殞命
細核案情王文燦之推跌王奇致死係因王奇
不服伊母喝罵肆行頂撞所致並非爲王奇玷
辱祖宗起見且王奇因所種稗子不密將總麻
服叔王文仲地內稗苗拔移已地栽補亦與偷
竊外人財物有玷祖宗者不同該護督飭刪玷
辱祖宗起見例文輒將王文燦減等擬流與例

不符本部碍難照覆應令該督另委賢員詳核
案情細釋例意另行按例妥擬到日再議可也
刑部爲報明事刑科抄出護理四川總督楊
題前事等因嘉慶六年八月初五日題九月二
十四日奉

旨三法司核報具奏欽此本部會同院寺會看得三
河縣民人王文燦推跌總麻服姪王奇受傷身
死一案先據四川總督勒 咨稱緣王文燦籍
隸該縣與小功服兄王文相同居各異王文相

之子王奇與王文燦服屬總麻素好無嫌嘉慶
五年六月初五日王文相趕集外出晌午時分
王奇攜鋤赴地工作因見所種稗苗長發不密
卽將總麻服叔王文仲地內稗苗拔移已地栽
補王文仲瞥見斥詈王奇不服舉鋤趕毆王文
仲奔歸關門躲避王奇堵門辱罵王文仲畏其
兇橫未與之較時王奇之母褚氏聽聞邀同王
文燦出視喝罵回家王奇向母頂撞王文燦用
手推令王奇走避詎王奇站立不穩以致仰面

失跌石台堦上墊傷左後脇相連左腰眼王文
仲聽聞開門出視同王文燦祛救無及旋即殞
命報縣驗訊提犯研鞫據供前情不諱覆詰委
無恃尊挾私致死情事查王奇拔取服叔王文
仲地內稗苗經王文仲見而斥詈始則持鋤趕
毆繼復堵門辱罵已屬兇橫經伊母褚氏聽聞
喝阻復敢肆行頂撞實屬有罪之人三文燦係
王奇總麻服叔因其不遵母訓用手推令走避
以致王奇失跌致傷身死自應依殺死罪不致

死卑幼例問擬王文燦合依有服尊長殺死罪
不致死卑幼照擅殺罪人以鬪殺論按照服制
於毆殺卑幼本律罪上減一等例應於毆總麻
卑幼至死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至
配所折責四十板王文仲係王奇總麻服叔因
王奇拔取稗苗用言斥詈並無不合應毋庸議
王奇辱罵服叔并頂撞伊母本干律議業已身
死亦毋庸議擬合咨達等因當經臣部查例載
期親以下有服尊長殺死有罪卑幼之案如罪

不至死之卑幼尊長因玷辱祖宗起見忿激致斃者無論謀故爲首之尊長悉按服制於毆殺卑幼各本律上減一等等語是尊長擅殺有罪卑幼之案必須尊長因玷辱祖宗起見方得於毆殺卑幼上減等問擬此案王文燦因總麻服姪王奇竊取總麻服叔王文仲地內稗苗王奇之母邀同王文燦喝罵王奇向母頂撞王文燦手推王奇倒地墜傷左後脇等處殞命細核案情王文燦之推跌王奇致死係因王奇不服伊

母喝罵肆行頂撞所致並非爲王奇玷辱祖宗
起見且王奇因所種柶子不密將總麻服叔王
文仲地內柶苗拔移已地栽補亦與偷竊外人
財物有玷祖宗者不同該護督節刪玷辱祖宗
起見例文輒將王文燦減等擬流與例不符本
部擬難照覆應令該督另委賢員詳核案情細
繹例意另行按例妥擬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
後茲據該督楊 疏稱查此案前因王奇竊取
總麻服叔王文仲地內柶苗雖非竊取外人財

物一經王文仲瞥見村戶王奇並不趨避輒卽持鋤趕毆繼復堵門辱罵及至伊母邀同王文燦出而喝阻猶敢向母頂撞觸犯之情已屬顯然卽不爲無罪且王文燦僅止推令王奇走避不期王奇站立不穩栽跌身死傷由跌墜死出不虞原情酌擬與無故毆死卑幼者有間是以援照殺死罪不至死之卑幼例減等定擬茲准部駁臣詳核案情細繹例意王奇之拔取總麻服叔王文仲地內稗苗移栽已地究非竊取外

人財物而王文燦之推跌王奇亦非因玷辱祖
宗起見自應仍按鬪殺律問擬前引罪不至死
之卑幼尊長因玷辱祖宗起見忿激致斃之條
實係誤會例意誠如部駁似屬未協將王文燦
依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據此應如該督所題王文燦應改依本宗
尊長毆總麻卑幼至死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
秋後處決該督既稱王文仲係王奇總麻服叔
因王奇拔取稗苗用言村斥並無不合應毋庸

議王奇辱罵服叔繼復頂撞伊母本干律擬案
已身死亦毋庸議此案情節已明毋庸提審等
語均應如該督所題完結等因嘉慶六年十二
月初八日題初十日奉

旨王文燦依擬應校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廣東司

一起爲稟報事會議得此案先據廣東巡撫郭

疏稱緣夏復珍係夏勝疤胞兄夏長疤之女夏
長疤夫妻身故夏復珍係夏長疤繼母夏曾氏
同夏勝疤照管收養夏勝疤向充村內更夫看
守地方村衆奏給工穀議明遇有失竊緝賊無
獲卽令賠償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夜夏十善夏十安家被竊衣物投知夏勝疤查
緝賊無踪令其賠歸夏勝疤推延不賠五十

七年三月十四日夏十善等邀同族人夏正古
夏應祥往向催討夏勝疤仍復推延夏正古斥
其疲賴聲言知會村衆停給工穀并報官比緝
夏勝疤不依頃聞各散是晚二更時候夏勝疤
之妻盧氏至夏會氏房內縊縊夏復珍在床睡
熟夏勝疤憶及夏正古欲通知衆人停給工穀
并報官比緝必致窮苦受累氣忿真過起意將
夏復珍致死移屍圖賴夏正古洩忿隨用小刀
連砍夏復珍左右額角右腮脰夏復珍哭喊滾

跌下地勢傷左乳左右脇擦傷右肘肘夏盧氏
夏曾氏聞聲赴救將夏勝疤小刀奪下並向斥
罵夏勝疤告知起意圖賴情由囑勿聲張隨經
隣人夏庚元聽聞打門進內查看夏複珍尚能
言語稱係夏勝疤致傷夏庚元復向周曾氏盤
問因由夏曾氏難以隱諱亦將寔情說知夏庚
元欲拿夏勝疤送究夏勝疤畏罪先已逃逸夏
曾氏等尋訪將夏複珍敷治不效于十五日殞
命地保報縣詣驗獲犯託詳飭審展審夏勝疤

供認前情不諱嚴詰並無同謀加功之人查乾隆四十年刑部議覆廣西橫州民蒙勝現商同伊子蒙相才細溺胞姪蒙相正身死一案內稱乾隆十八年秋審勾到時本部面奉

諭旨嗣後如有圖產謀殺卑幼自應照例擬絞其雖非圖佔產而殺死卑幼情重者亦應酌量擬絞監候秋審擬入緩決欽此欽遵在案今蒙勝現雖非圖產究屬情重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等因咨覆在案本案夏復珍係夏勝胞期親姪女年

僅十歲真勝疤身充更夫不能緝賊暗贓因夏
正古等欲停給工穀并報官比緝輒將姪女殺
死圖賴復忿雖非圖產起衅而慘殺十齡幼穉
欲陷人于重罪寔屬兇殘情重將真勝疤照伯
叔將姪有意故行殺害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
經臣部查例載故殺子姪圖賴人者發附近充
軍又伯叔因奪姪財產及平素仇隙不睦執持
兇器故行殺害者擬絞監候又有服尊長殺死
卑幼如係圖謀卑幼財產殺害卑幼之命並強

盜卑幼資財放火殺人及圖姦謀殺等案悉照
平人一例辦理及圖詐圖賴他人財物謀故殺
死卑幼之案仍依服制科斷各等語誠以有服
尊長圖謀卑幼財產因顧倫紀既攫取其財復
成害其命始照平人一例辦理所以懲殘忍而
儆兇頑也其餘尋常謀故殺卑幼及因圖詐圖
賴他人財物殺死卑幼之案各依服制科斷蓋
尊長之于卑幼名分攸關不與凡人同等故殺
傷卑幼服愈親則罪愈降謀殺卑幼亦止依故

殺律若非攫財戕命以及因姦因盜等情均依服制定擬所以辦尊卑別長幼而敦倫紀也此案夏勝疤身充更夫因村民夏十善夏十安家破竊賊賊無獲該犯不能緝賊賠贓經族人夏正古聲言停給工穀報官比緝該犯慮被受累起意將期親姪女夏復珍致死希冀圖賴夏正古等洩忿時該犯之妻盧氏至伊姑曾氏房內績麻該犯乘夏復珍睡熟隨取小刀砍傷其左石額角右腮朕夏復珍傷重越日殞命查該犯

充當更夫身有緝賊之責並非行竊之人慮恐
報官受累殺死圖賴亦非攫取卑幼之財而成
害卑幼之命準情定擬正與例載圖詐圖賴他
人殺死卑幼之案仍依服制科斷之例相符今
該撫將夏勝疤照伯叔將姪有意故行殺害例
擬絞監候查伯叔殺害弟姪擬絞之例原指爭
奪弟姪財產及平素有仇隙者而言例文本自
明晰乃該撫刪去爭奪財產及平素仇隙之文
僅援伯叔將姪故行殺害之語擬以絞抵係屬

錯誤倘遇有爭奪財產及挾仇慘殺等情又將
引用何例辦理是該撫將夏勝疤審擬絞抵之
處不特與例未符且似偏重卑幼之命致于本
宗尊卑長幼之倫輕重無別事關罪名出入臣
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詳核服制按例妥擬到
日再議等因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十三日題十
九日奉

旨依議欽此行文該撫去後茲據該撫奏稱查此案
夏勝疤充當更夫看守地方村衆奏給工穀議

明遇有失竊無獲卽令賠償嗣村中夏十善夏
十安家被竊衣物令夏勝疤查緝無踪又不賠
償遂邀夏正古等催討指斥并稱停給工穀報
官比緝夏勝疤氣忿輒起意將十齡姪女夏複
珍殺死圖賴卽於是晚乘夏複珍睡熟用刀連
砍左右額角右腮脰墊擦傷左乳左右脇右肱
肘身死由縣府審明擬軍詳解到司據前臬司
張朝縉稟商夏勝疤慘殺幼穉姪女圖賴夏正
古等情罪兇惡僅擬軍罪似屬輕縱查乾隆

十年刑部議覆廣西橫州蒙勝現商同伊子蒙相才細溺胞姪蒙相正身死一案內稱乾隆十八年秋審

勾到時本部面奉

諭旨嗣後雖非圖產而殺死卑幼情重者亦應酌量擬絞監候秋審擬入緩決等因此案夏勝疤似應遵照

諭旨定擬等語臣查夏勝疤身充更夫得受合村工穀有巡緝地方之責乃先既漫無防範致夏十

善等被竊繼復玩不緝賊又不賠贓反挾夏正
古等理斥之嫌將幼小無知姪女乘睡恠殺圖
賴欲陷無辜於重辟居心殘狠已極該司欲行
改擬意在制懲兇惡且從前曾奉

諭旨擬絞有案是以准其駁改由司招解臣卽提犯
核審照詳具

題今准部咨以夏勝庖殺死夏復珍與殺姪圖賴
他人擬軍之例恰合應仍照例問擬臣復加細
核夏勝庖情雖兇狡究係圖賴而非圖產前此

錯擬縱首實屬誤會

諭旨援引失當除將本案遵駁改正咨明刑部核覆
外所有此案縣府初擬軍罪臣與臬司張朝績
駁改錯誤緣由理合據實檢舉等因具

奏前來並據該撫咨同前因到部查例載伯叔毆
殺姪杖一百徒三年故殺者杖一百流二千里
又例載故殺姪圖賴人者發附近充軍又伯叔
因奪姪財產及平素仇隙不睦執持兇器故行
殺害者從絞監候又有服尊長殺死卑幼加係

圖謀卑幼財產殺害卑幼之命並強盜卑幼資財放火殺人及謀殺圖姦等案悉照平人一例辦理其尋常圖詐圖賴他人財物謀故殺卑幼之案仍依服制科斷各等語此案夏勝疤姪女夏復珍自幼父母俱故經夏勝疤收養有年今因充當更夫失干防範被失竊之夏十善等勒令賠贖並被夏正古聲言報官比緝該犯情將夏復珍殺死以圖抵賴此愚民畏累一時窘迫所致既據該撫審無平素挾仇不睦之情亦非

因圖卑幼之財而戕其命又無放火圖姦重情
自應依殺姪圖賴本例科斷至該撫所明從前
臣部議覆廣西蒙勝現細溺胞姪蒙相正身死
一案係蒙相正屢次爭分伊祖母登贍祖穀酒
醉拚命蒙勝現慮遭毒手起意商同將蒙相正
騎壓拉布塞口細縛棄河溺斃查伊母已故所
存贍租蒙相正是其嫡孫即囑應分之人乃蒙
勝現指不分與輒謀殺其命是衅起爭奪伊姪
應分之財卽合圖財謀殺卑幼擬絞之例故爲

之駁改敘候與此案夏勝疤之圖賴他人者原
不相符該撫前將夏勝疤繯首是將並非圖財
圖產之鉤叔與爭奪姪產圖財殺害之犯一例
定擬將來如有圖謀財產殺姪之案復作何定
擬以示區別是以駁令按例辦理今據該撫以
夏勝疤究係圖賴而非圖謀財產前擬繯首實
屬失當將夏勝疤擬軍應如該撫所擬夏勝疤
合依故殺姪圖賴人者斃附近充軍例斃附近
充軍至配所杖一百折責四十板該撫前疏內

稱夏正古因夏勝庖不能緝賊賠贓欲停給工
穀報官比緝並無不合夏士善夏士安訊因失
贓無幾致未稟報均請免其置議被竊賊贓飭
緝獲自另結仍飭嗣後遇有失竊照例報官緝
究不得私令更夫賠償致起衅端等語均應如
該撫所題完結被竊賊贓應令該撫飭緝務獲
另結再該撫前疏內稱所有承審巡限職名係
曲江縣知縣李樸相應開報又該撫奏稱此案
縣府初擬軍罪臣與臬司張朝繒駁改錯誤緣

由理合據是檢舉等語查定例官員承審問案
遲延違限一月以上者罰俸一年等語此案
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獲犯起該縣分
限扣至九月二十八日滿於十一月初四日解
府計違限一月以上應將承審命案遲延違限
一月以上之曲江縣知縣李樗照例罰俸一年
至該犯夏勝胞侄律應擬軍之犯先經該撫以
係殺姪女圖賴洩忿兇殘情重稟例擬以絞候
具題經刑部以該犯究非圖產駁令改擬軍罪

雖據該撫聲稱前此錯擬是屬悞會

論旨援引失當理合據是檢舉等語但其從前悞會
援引之處應行議處應將廣東按察使張朝縉
廣東巡撫郭世勳均照援引拘泥寔出無心之
誤罰俸一年例各罰俸一年查張朝縉已陞浙
江布政使應于現在內罰俸一年李標有紀錄
一次應銷云紀錄一次抵罰俸六個月仍罰俸
六個月再查此案承審之縣府雖據該撫聲稱
初擬軍罪係該按察使商同巡撫駁改但查題

內本係該縣府審擬絞候並未將上司駁改緣
由聲敘仍應按例議處應令該撫詳細聲覆到
日再行核辦等因乾隆五十九年二月二十二
日題二十四日奉

旨依議郭世勲着罰俸一年張朝縉着於現任內罰
俸一年欽此